

那年春天，英国女作家伊迪丝来电话要我给她找两本大陆出的新书，还说起美国汉学家Ronald Egan翻译的钱锺书《管锥编》：“Fantastic!”她说。我没听过这个汉学家的名字，很想看看这个译本，翌日到书店绕个圈见不到，杂事一多也就忘了找Amazon邮购了。前几天读白先勇给康芸薇新书《我带你游山玩水》的序文，一开笔刚巧写Ron Egan，说中文名字叫艾朗诺，是他60年代末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的学生。

白先勇说

董桥

1968年夏天他

回台北，把艾朗诺也带去进修中文，找了台大中文系三位助教每星期轮流替他上课。教现代小说的汪其楣选了康芸薇的《冷冷的月》和《两记耳光》做教材，艾朗诺读了激赏，白先勇托汪其楣约康芸薇到蓝天咖啡厅跟这位洋知音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后来艾朗诺果然学有所成，在美国汉学界享誉颇高，他最近把钱锺书的《管锥编》也译成了英文，那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康芸薇的小说我没读过，蓝天咖啡厅早岁寒假暑假常去：青涩年月里重彩的苍茫！

那天我跟刘绍铭说起艾朗诺，他说他前年还做过艾氏的external assessor，英译《管锥编》他也读过，不是全译，所译的部分确实“了不起”。伊迪丝果然懂行。她小时候跟着父亲母亲住过台湾、香港、新加坡，中文会说会读会写，十八九岁才回英国进剑桥，毕了业浪游印度、非洲和埃及；那是英国老派中产阶级的襟怀，Bloomsbury的旧梦，连挑丈夫都挑了一个跟Lyton Strachy一样瘦削的托比。

1975年和之后的那几年，伊迪丝

和托比常跟我们在伦敦Shepherd's Bush一带泡咖啡馆，大家都说她那张脸四分像Ingrid Bergman，这几年添了几层暮色竟也不减天生的冷媚。那时候她最喜欢跟我谈沈从文，说是剑桥三年课余埋头读遍沈先生的旧书，迷得要命。她还常常念叨台北那位天天教她中文的老先生，说老先生祖上跟曾国藩有些渊源，连书斋都沿用了曾国藩的斋名“求阙斋”：“乾隆甚么十全老人，错啦！”

伊迪丝皱起眉头学她老师的语气摇头晃脑说，“人生难得是求阙，阙同缺，缺得好哇！”托比笑得最大声，邻座客人都跟着笑。我书斋里至今还缺一本艾朗诺英译的《管锥编》，伊迪丝的老师那番议论倒让我释怀了：想读和该读的书太多，缺了反而是境界！曾国藩高高一个大统帅都选用“求阙斋”这样一个传统儒家谦以自牧的斋名，人生太圆满也许真的不太好。写《蓄墨小言》的周绍良说曾国藩之求阙，“完全是要求减少各方面对他的矛盾与攻击的目标的意思”，那也是智者之虑。

钱锺书谦谦“管锥”的书名，艾朗诺译为《Limited Views》，如此有限的见地，西洋人备觉新颖。伊迪丝那次在电话里称赞艾氏译文演绎中国人特有的思路简直顺水行舟，毫不吃力：“我忽然重新认清了当年台北老先生教我的不少旧东西！”她说。有一回她读了我那本《从前》，来说书里少了一篇写她的从前。我想过写她浪游天涯的故事，零零碎碎听她说过一些，凑不起支架；她和托比在一起不破不缺，像一轮满月，写出来没有半点丘壑，不好看。“巴不得我是半个Virginia Woolf！”伊迪丝回信说。

晋朝大书家卫夫人论书道：“多力多筋者圣，无力有筋者病。”说的是书法，然画家施祖铨深明此道并能巧妙地运用到绘画中去。

他的丈二幅《大鹅图》(60岁时作，当时还较写实)，比真鹅略小的鹅，中锋运笔，快疾如飞，一笔墨条弯弯曲曲拉直了长达一米，这种逆水行舟、顿挫有致、精神和个性极力张扬的笔力之美，非大师超常腕力不能为之！

施祖铨画鹰大笔泼墨，中锋勾线，造型灵动夸张，行家认为，他笔下的鹰有其师潘天寿和北方名家李苦禅的影子，并有突破。

施祖铨画鸡是他的独创，那是独具一格的鸡。大嘴如钳，红冠如血，铁爪如钩，笔墨简洁得不能再简。有人说，施祖铨鸡嘴鸡爪画得太大，持画的杨二先生说：“既能画大，何尝不会画小？看到过真正的斗鸡吗？嘴爪越大越属上品。不懂生活，不懂艺术规律，整天嘴上功夫的画匠，我可以拉出一大摞子来，哪怕他挂一百个头衔。”

施祖铨画路很宽，去年施祖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北京晚报，新华社记者以“南派花鸟画大师施祖铨”为题作了报道，这评价应不为过。

认识施祖铨

陈克涛

喜看戚氏有女

金笳

老虎抢亲》作曲，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岂料该剧生命力特强，数十年来外地剧团及音像单位屡有演录。可叹戚氏早登仙籍，“原版”无福重睹矣！

上海越剧院为发扬戚氏流派的唯一喜剧，特由红楼越剧团排演此剧。主演者为丁小蛙君与傅幸文君。傅幸文乃戚雅仙与傅骏之之爱女，过去数十年来阿文唱腔未见突出，此次红楼越剧团唱腔观摹，觉得她突飞猛进、大有进步！唱腔婉转动听、舞姿潇洒合度，与丁小蛙君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顿时令人想起半个世纪前乃母风范，真的是非常精彩，令人刮目相看矣！

归途口占打油曰：“戚氏有女，克绍遗风，惟妙惟肖，笑慰椿萱！”

我33岁时作此曲，今83岁重观此剧，亦不胜沧桑之感也。



群乐图(中国画)

受过“生死攸关”的考大学的恐惧，日后在各自的事业上也都有所建树。

轮到我考大学就悬了。虽然我也就读于杭州的一所名校成绩名列前茅，但“家庭出身”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幸好高考前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有过“不唯成份论”的讲话，我才得以挤进了大学的门缝。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上下车都得别人扶一把，但高考那天还是向表哥借了辆车混在同学堆里去浙江大学参加考试。到了十字路口，其他人都驾轻就熟地过去了，只有我这位“搭桨”朋友被警察叫停。

我哭丧着脸对他我说：“我是急着去考大学的，你叫我下车待会还得扶我上去。”警察笑了，他真的扶我上了车，还嘱咐我说：“女伢儿慢点儿骑，当心跌跤儿，时间来得及的！”为了掌握时间，我向舅舅借了块看起来就很“老爷”的表。舅舅还反复关照我，这是民国几年几岁的“古董”，要小心。大概是我发条拧过了头，还未开考表就停了。幸好监考老师事前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大钟，每隔一刻钟指针就向前移动90度……“文革”

从小就喜欢读书，是天生读书的料。谁知他们也逃过学。初中时，老二出的点子，模仿父亲的口气：“敬启者兹有……因家有要事……”伪造了请假条还偷盖了父亲的私章。在西湖边玩了一天后，老二为了堵住老三的嘴，用自己的零花钱请他在奎元馆吃了一碗“片儿川”——他们既没有“悬梁刺股”的痛苦求学经历，也未遭



提起读书、考试，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过来人。上世纪30年代，丈夫哥儿仁先后就读于颇具盛名的杭州高级中学——大多数杭州人只晓得它的简称“杭高”。这儿出过不少名人，如鲁迅、叶圣陶、丰子恺，还有上海市前市长徐匡迪等。高中毕业后他们仨分别考取上海交大土木、机械和电机三个系。

哥儿仁幼年丧母。父亲先从政后经商，很少过问他们的学业。大学毕业后，老大考取“庚子赔款”赴美学习；老二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老三（我丈夫）获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我想他们一定从小喜欢读书，是天生读书的料。谁知他们也逃过学。初中时，老二出的点子，模仿父亲的口气：“敬启者兹有……因家有要事……”伪造了请假条还偷盖了父亲的私章。在西湖边玩了一天后，老二为了堵住老三的嘴，用自己的零花钱请他在奎元馆吃了一碗“片儿川”——他们既没有“悬梁刺股”的痛苦求学经历，也未遭

1958年我为上海合作剧团红枫兄编剧、李卓云兄导演、戚雅仙、毕春芳主演的喜剧《王老虎抢亲》作曲，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岂料该剧生命力特强，数十年来外地剧团及音像单位屡有演录。可叹戚氏早登仙籍，“原版”无福重睹矣！

上海越剧院为发扬戚氏流派的唯一喜剧，特由红楼越剧团排演此剧。主演者为丁小蛙君与傅幸文君。傅幸文乃戚雅仙与傅骏之之爱女，过去数十年来阿文唱腔未见突出，此次红楼越剧团唱腔观摹，觉得她突飞猛进、大有进步！唱腔婉转动听、舞姿潇洒合度，与丁小蛙君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顿时令人想起半个世纪前乃母风范，真的是非常精彩，令人刮目相看矣！

归途口占打油曰：“戚氏有女，克绍遗风，惟妙惟肖，笑慰椿萱！”

我33岁时作此曲，今83岁重观此剧，亦不胜沧桑之感也。

我们都是过来人

林云云

杜牧《秋夕》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注：这首是杜牧的宫词了。杜牧不在意，被整整一个唐代，写滥了一个“怨”字。他说了一个色调，一个很美的冷色调，“银烛”、“流萤”，还有如水夜凉、牵牛织女星。可这一个色调，竟有两个清凉：清凉的身和清凉的心，清凉的游玩和清凉的独处。而这两个清凉的感受，杜牧一个都没说。这就是好诗了，是杜牧这样的大诗人的诗了。诗的奥秘，大概就是说出可以入画、又永远无法画出的美丽境遇。

杜牧《赠别二首》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注：杜牧离开扬州去长安，和青楼女子分别时所作。那一年，杜牧三十三岁。前一联说，十三岁的年华，和二月里还没开花的豆蔻一样美好。由这首诗开始，十三四岁的女孩，被称为豆蔻年华。后一联是说，在十里扬州路上，所有珠帘卷起的地方，可以见到的女子，都不如眼前的你美好。这一首的好，在于杜牧让女子和花和春天融合在了一起，内心的赞美很真挚。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注：这首是进入双方的内心了。因为深情，所以无话可说，所以哭笑不得。后一联应该是当时心目中的真实。因为是可以预料的永别，还因为是这蜡烛的融化真像流泪一样，而且杜牧应该是看着它滴到天明的。李商隐的“蜡炬成灰泪始干”是誓言，是李商隐的绵邈。杜牧的这一联是经历，是杜牧的俊爽。都是极致的诗句，但可以分出晚唐的李杜来。这首诗还可以见到，杜牧的冶游放浪，其实是寻醉和安魂。(四十二)

作“无罪辩护”：“我是……在旧社会，18岁已经结婚生子，当然那是旧社会；但从古代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高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已是陈年旧事。但对当今声势浩大的“高考大战”，我却傻了眼球——举家倾城的大出动，街头巷尾充盈着人为的紧张空

气……在旧社会，18岁已经结婚生子，当然那是旧社会；但从古代到现代，我们中华民族，有多少杰出儿女在18岁乃至18岁以下就建立了功勋！难道今天这些肩负着伟大使命的18岁后生还没有“断奶”吗？

70年前的《救亡情报》

朱少伟

年纪念案号外”、“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号外”、“西安事变号外”、“援助日本华工罢工号外”和“悼鲁迅先生特辑”。

《救亡情报》因拒绝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只能处于半公开状态。该报讯由“五大救国团体常务委员处转”，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为免遭破坏，必须频繁调换印刷所。由于资金拮据，该报的印行常无法准时，而且各期版数不等。尽管如

此，该报的发行量仍达1万份左右。

同年12月25日，《救亡情报》出版第30期后停刊。该报虽然仅存世7个多月，但它曾是上海乃至全国救亡运动的重要喉舌，很值得在我国新闻史中记上一笔。

《救亡情报》发表过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章乃器、陶行知和李公朴等一大批知名人士的文章，还及时报道各地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反映东北义勇军顽强作战的事迹，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并推出“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案号外”、“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号外”、“西安事变号外”、“援助日本华工罢工号外”和“悼鲁迅先生特辑”。

《救亡情报》因拒绝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只能处于半公开状态。该报讯由“五大救国团体常务委员处转”，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为免遭破坏，必须频繁调换印刷所。由于资金拮据，该报的印行常无法准时，而且各期版数不等。尽管如

此，该报的发行量仍达1万份左右。

同年12月25日，《救亡情报》出版第30期后停刊。该报虽然仅存世7个多月，但它曾是上海乃至全国救亡运动的重要喉舌，很值得在我国新闻史中记上一笔。

夜读《李拓之作品选》

卢润祥

捧读李拓之先生的著作，常常会勾想起如烟往事以及对老师的无尽思念。

他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具有独特个性的人，身上透出一种锐气。平时看上去神色冷峻，但他讲课高兴时，却会手舞足蹈，甚至腾身跃起。他讲《红楼梦》时，指出该书在传抄中产生了不少问题。如袭人本不识字，却让她说出“禄蠹”、“明德以外无书”那样文气十足的话；另亦有前后不一处，如15回说水

底封面印上的书名已忘，是北新书局本，直排楷体，约400页。由此知道，他还是位作家，曾在上文及诗词、小说笔记上百个例证后，考证“影响”一词竟有“感应”、“迅速、顺从、联系、踪迹、仿效、应验、演变”等多种含义。一天，我有事到他家，走进书房，却不见人影，原来他正埋在一一大堆资料中写他那《骨董琐记质疑》，从地板上堆起的许多书几乎淹没了书桌。好一回，他才在书缝中发现了我。

“大二”

的暑假，我返沪度假，不意在福州路买到了他的一本小说集，白底封面印上的书名已忘，是北新书局本，直排楷体，约400页。由此知道，他还是位作家，曾在上文及诗词、小说笔记上百个例证后，考证“影响”一词竟有“感应”、“迅速、顺从、联系、踪迹、仿效、应验、演变”等多种含义。一天，我有事到他家，走进书房，却不见人影，原来他正埋在一一大堆资料中写他那《骨董琐记质疑》，从地板上堆起的许多书几乎淹没了书桌。好一回，他才在书缝中发现了我。

现在读到的《李拓之作品选》，是由郑朝宗编选并寄赠笔

者的，这多少弥补了我一直来失

书的遗憾。书中记录了李先生的

人生、友情、思想、游踪、学术等。

读书中《半世纪的回忆》，知先生

出身报人之家。其父逝世，他偶尔回家，打开遗物两个木柜，里

面全是《申报》《民权报》等，他读

其中柳亚子、苏曼殊、包天笑、天虚我生之作，汲取了丰富的文学营养；后终在福州加入文学社团野火社，还担任了《朝报》的副刊“前夜”、“明日”的主笔，写作编报更勤。1933年抵

沪教书，一面创作历史小说。解放后派往新华社工作，后又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任编辑。他与中学时代同学邓拓一起投身革命，成莫逆之交，经邓推荐，由北京调“厦大”工作。一生两度入狱而意志并未消磨。后来还参加了《汉语大词典》编写的盛事。

李先生1913年生于福州，1983年病逝于厦门。晚年有诗云：“昨非今是休回首，补短添长尽献身”，正反映了先生可贵的服务社会的精神。

明日请看
夏日读书《江湖》



夜光杯